

序 曲 太子驾到

1

“还缺点儿什么呢？对，是花，鲜花。”

藤见雄三副署长用手敲打着膝盖，自言自语。然后，他大声呼喊女警官鸟居理香的名字。

“副署长有什么吩咐？”

鸟居敬了个礼，走进署长室。

“你现在快去买束鲜花来。要选择表示‘欢迎’的花束。”

说完，藤见用他那粗大的指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一千日元的钞票。

（哼，一千日元也能买花？还要有“欢迎”的意思。）

理香私下里撇了撇嘴，当然，这种小动作不能让藤见发现。

“啊，对了，还有，你说现在的年轻人是喜欢日式点心呢，还是奶油蛋糕？”

上午的时候，藤见刚刚吩咐理香骑自行车去买的日式点心，此刻，他看理香的眼神就跟盯着那块点心一样。而且，那块点心过一会儿就会摆在来御堂筋署赴任的新署长的大办公桌上。

“怎么说呢，反正我无所谓，什么都行。”

理香说完，却发现藤见紧皱起眉头，不太高兴。她还是头一回看到副署长这么神经质的表情。

“我又不是问你爱吃什么，我是问现在的年轻人一般爱吃什么。”

“是这样啊。可就算年轻也是日本人啊，我觉得还是日式点心比较好。”

理香这样说，其实肚子里有她自己的小算盘。因为如果回答说蛋糕比较好，那么，藤见还得支使自己去买。自己先去买了花，然后还得拎着个蛋糕盒子骑自行车，活受罪。尤其是不能把蛋糕颠簸变形了。自己吃无所谓，但是，看刚才藤见那副样子，变了形的蛋糕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送给新上任的署长的。而且，买了蛋糕，就要冲咖啡，这肯定也是自己的活儿。虽说自己属于杂务科，干这些活是应该的，但理香是梦想着在街头英姿飒爽地指挥交通才当上女警官的，一想到这些，她心里就不是个滋味。

“是吗？好吧，就吃日式点心吧。不过我听说新署长自小是在东京长大的，但愿他能喜欢你买的这大阪口味的点心。”

藤见还是不放心，用手挠着他的花白头发，嘟嘟囔囔。

“那我现在就去买花了。”

理香敬了个礼，退出了署长室。要是老听副署长嘟哝，那其他的工作就干不成了。

“理香 又要去买东西啊？”

经过刑事科门前的走廊时，与川喜多良一擦肩而过，被他叫住了。川喜多个头很矮，一点儿也不像个刑警。总是穿着一条很时尚的休闲裤，年纪还只有 26 岁，乍一看还像个毕业没多久的大学生。

“嗯，刚刚去买了点心，现在又让我去买花。”

“可以理解，新署长要来，副署长能不紧张兮兮的嘛。”

“可是他也太反常了吧。干吗这么用心？”

理香知道，今天下午新任署长就来到任了，据说是只有 28 岁的年轻精英。这么年轻的署长在御堂筋署还是头一回，级别居然还是响当当的警视，所以也难怪副署长特别谨慎。但她还是觉得藤见没有必要为日式点心还是奶油蛋糕而烦恼。

“这就是你不懂了吧。副署长这是放长线钓大鱼。”

川喜多说完，耸了耸肩。

“钓鱼？”

“你看，这回来的年轻精英署长最多也就在我们这里待上一年，然后就会回到东京的警察厅。到那时，副署长就有机会晋升警视，当上署长。”

川喜多越说越起劲。

“有这么多道道？”

理香知道藤见副署长只是高中毕业，一步步从最基层的巡查爬上了副署长的位子。如今他已经 54 岁了，要是再晋升警视，当上署长再退休，那可真是烧高香了。

“这回的年轻署长可是精英中的精英，说的俗点就是重点培养的太子殿下。基层的实践经验一点儿没有，可人家就高高在上领导我们。”

川喜多把话说得酸溜溜的，接着向理香透露他的见识。原来，只要通过了国家公务员的高级考试（1 种），就能成为高级公务员，日本全国这些家伙的数量加上刚拐考试合格和马上到点退休的人在内，也不足五百人，在二十二万警察中更是只有百分之零点三的比例。可就是这百分之零点三的风毛麟角指挥着日本的警察系统。这些高级官僚一经警察厅录用，立刻就被授予警部补的警衔，经过一年实习后很快提升为警部，再经过两年零四个月又升为警视。然后就会被派到各都道府县的警察本部当科长或署长。这些科长或署长的职位也不过是沾沾屁股而已，一两年以后又到别处升职。而且警视满了三年就提升为警视正，可以在警察厅当上科长助理或者小县里的警察本部长。这么飞快的提升，和那些从基层的巡查干起的普通警察迈着牛步的晋升速度比起来，可真是新干线和每站都停的慢车的区别了。

“让这样的太子殿下平安无事地结束任期，返回警察厅，是藤见副署长的使命。可以说，他是要当一回保驾护航的军师了。”

连川喜多也觉得他自己的这个比喻挺可笑。

“我说川喜多呀，这样的新干线署长，你别是嫉妒了

吧？”

看着川喜多笑得大白牙都露了出来，理香禁不住这样问。川喜多的警衔和理香一样，都是巡查。这回来的新署长只比他大两岁，可人家已经是警视了。他们之间差着巡查长、巡查部长、警部补、警部四个等级呢。如果川喜多是高中毕业也倒罢了，偏偏他也是大学毕业后进的大阪府警察本部（最近大学毕业的警官已经占到每年录用新警察的一半），他心理平衡才怪呢。

“这有什么办法呢。这些高级公务员与其说是警察，其实就是只会搞行政的官僚。人家可是通过了比考上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还难的高级公务员考试。日本的行政制度还是更重视学历和高级考试资格啊。”

川喜多撇了撇嘴，一脸的无奈。

“既然是署长，恐怕再年轻也不会和你一样穿休闲裤上班吧。”

理香忽然想起有一回川喜多说过，“虽然刑警也是警察，但不必每天都穿制服还算不错”。

“就是啊，精英署长总不会在歌星的演唱会上大喊大叫追星吧，要是那样，报纸马上就的照片登出来了。”

要是换了川喜多的话，说不定就会参加歌星的歌迷俱乐部，哪怕那个歌星只有十几岁，他可不是那种只傻干活的人。

“看来还是平平凡凡的好啊。不过，就是得叫人吆喝着去买这买那。”

理香晃了晃手里捏着的钞票。

“哼，这钱也不干净，也是揩的我们这些老百姓的

油。”

理香听不明白川喜多的话。

“不是的，这钱是副署长给我的。现如今一千日元还能买什么好花呀。”

“看来你是什么都不知道呀。”

川喜多看理香的眼神就像是看个幼儿园的孩子。“让我们没命加班，然后向大阪府多申请预算，发下来的加班补助不入会计的账，署长和副署长自己花，这不是揩我们的油嘛。”

“什么，有这回事？”

理香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虽然当警察两年多了，但她从没想过警察也会干这么出格的事情。

“也就是你，所以我才讲出来。这些事你可不要跟外人讲。”

川喜多用手拢了拢刑警里少见的长头发，走进自己的房间。

2

当天下午，除了看门和接电话的前台值班员，御堂筋署的全体警察全都集合在三楼的柔道剑道训练场里。

御堂筋署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署长将要在此进行上前的训话。警察们列队等待，最前面的一排都是科长（警部级），然后是按照股长（警部补级）、主任（巡查部长级）的顺序往后排。再没有比警察更重视等级制度的行政单位了，这或许是因为警察作为一个集体，全靠听

从命令和指挥来运作，非常接近于军队的组织形式。川喜多作为级别最低的巡查，当然是站在队列的最后边。他对新署长的训话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喂。”

川喜多的同事，也是刑警的江野卓男小声地和他搭腔。虽说他们是同事，但是年纪却比川喜多大 20 岁，就是警衔还只是巡查长。

“太子殿下就要亮相喽。”

“妈的，这么兴师动众把大家集合在一起，好像我们警署的人都没事可做一样。”

江野对这种做法不太满意。御堂筋署管辖着大阪市中央区将近三分之一的面积。这里不仅聚集了大银行、大商社，高楼大厦林立，还有小吃店、小商店一家挨一家的地下商业街，当然还有霓虹闪烁、香水四溢的红灯区。警署的管辖区域内每天都发生多起大小案件。所以御堂筋署是大阪府内屈指可数的最忙的警署之一。

“要是现在接到紧急报警我们该怎么办，会不会推迟新署长的训话呢？”

“哼，那还不是支使我们这些细枝末叶去卖命，他们的仪式照旧举行。”

说到这里江野有些愤愤不平，把手里攥着的报纸狠狠地塞进口袋里。川喜多完全同意江野的猜测。最近的御堂筋署形式主义十分严重，比如大阪府警察本部如果指示要进行“取缔违章停车强化周”的活动，那么，御堂筋地界上无论是大卡车还是小摩托车，一律予以取缔，并把数字上报以示工作成绩。可一旦活动结束后，立刻回

归原先的状态，御堂筋简直成了违章停车的天堂，即使如此，巡逻的警察也是熟视无睹。

川喜多虽然当警察的时间不长，但是，他也可以感到，不重实质，单纯追求形式，这种做法太容易让人联想到明治时代的日本官场。

“这回的署长别看只待一年，可到走的时候还是少不了要收我们的饯行费。”

江野小声嘟囔。

“就是啊 到时候我们的小钱又少了呀。”

川喜多点点头表示同意。

饯行的时候送钱送物的习俗在日本扎根很深。署长之类的上司调任的时候，都会半强制的向下属征收“饯行费”。不仅是饯行的时候，上司家盖新房了，就要收“新房落成祝贺金”，上司的孩子上大学了，要收“入学祝贺金”。这回的精英署长的前任退休的时候，川喜多尽管不情愿，但还是掏了五千日元的饯行费。

“他娘的，与其给这些高高在上不劳而获的狗屁精英上供，还不如去买几张赌马券。”

江野酸溜溜地笑了笑，用手敲打着裤兜里的赛马报纸。

“那我说江野啊，下回你打算不交饯行费了？”

川喜多是明知故问。

“你以为我是傻瓜呀，要是那样做，我连巡查长的位子都做不成了。”

江野有一个巡查长的头衔。其实正确地说，巡查长不是警衔，而只是一个名头，也就是在巡查一级中，有

“巡查长的巡查”和“不是巡查长的巡查”之分。巡查长的任职要考察勤务年限和工作成绩，由署长推荐从“不是巡查长的巡查”当中选拔。所以，如果没有署长和科长们的推荐，就算过了 40 岁也当不上巡查长，而有了推荐，就算不满 30 岁也能当上巡查长。而要取得上司的推荐，单靠工作认真是不行的，送给上司的“钱行费”之类的奉承（说是贿赂更准确）是必不可少的。尽管都知道这种恶弊，但是，大家还得照掏腰包，否则，就会被视为异类。而对于上司而言，这种“钱行费”也是不可小瞧的收入来源。像御堂筋署这样的大警察署，警员多达二百人，就算一个人收五千日元就是一百万日元。加上辖区内企业和团体的进贡，数额就相当可观了。

“所有人员注意！”

藤见副署长拿着麦克风尖着嗓子喊了一声。闲聊的人和靠墙休息的人全都立刻挺直腰板，一动不动。川喜多也马上反应，脚跟并齐，立正站好。这是他在上警察学校的时候养成的习惯。在警察学校受训的时候，曾经无数次被要求听到号令要马上成立正姿势。如果反应不过来，就要予以退学。川喜多同期的学员中，有将近二成的人因为不合格而退学。

“现在，请贵船秀彦署长作就职训话。”

藤见副署长破锣似的嗓音震得玻璃窗嗡嗡直响。“我向大家介绍，这位就是今天来御堂筋署赴任的第二十二代署长贵船警视。”

话音一落，从藤见的背后闪出一个微微脸红的青年，身上的制服似乎还没有穿习惯。他戴着一副金边眼镜，

文绉绉的像个大学里的研究生，瘦得像麻秆儿的身材让人怀疑他根本没有练过柔道和剑道。不过，对他来说，似乎根本就没有练习的必要。

“我是贵船秀彦，大学毕业后我在警察大学受训三个月，然后到警视厅的基层派出所实习九个月。所以，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到基层来。我常常觉得，基层的作用十分重要，如果把警察系统比喻成一台汽车，那么，基层的现场就是车的轮胎，无论发动机多么好，设计多么美观，没有轮胎汽车也跑不起来。”

贵船署长的这套冠冕堂皇的训词似乎早在几天前就背好了。“我是第一次到大阪来，早就听说御堂筋署承担着大阪中心区域的重要警务任务，具有悠久的传统和优秀的工作成绩，能成为它的一员，我感到万分荣幸。希望诸位能够再接再厉，努力工作。”

讲完话后，贵船敬了个礼，似乎动作还不太熟练，只是胸前别着的有三颗金星的警视徽章闪闪发光。大家向新署长还礼之后，赴任仪式宣布结束。

贵船署长到任后的第十天，发生了一起杀人案，而且是强暴妇女的恶性杀人案件。

第一章 被凌辱的尸体

1

斯纳库（日式酒吧）“蓝丝带”的老板娘松岛京子取下店门上挂着的“准备中”招牌，心里装着的一件事让她不痛快。已经是下午五点了，但北崎奈绪美还没有来上班。

奈绪美是京子的表兄弟的孩子。三年前，为了当护士，奈绪美离开了她的家乡德岛来到大阪。京子是她在大阪惟一可以投靠的亲戚，所以来的时候，京子到车站迎接，又为她安顿了住处。最初的时候，奈绪美一边在医院干着准护士的工作，一边在护士学校读书。然而不到一年她就退学了。上高中的时候曾经梦想着做一个白衣天使，但是，现实的工作却单调乏味又没有规律，让她十分失望。尤其是作为准护士在医院工作的时候，还要低人一等。更让她感到失望的是，原本以为医院是个治病救人的仁慈纯净的场所，可其实剥掉伪装以后，医

院也不过是整天算计着发不义之财的地方。说起这些的时候，奈绪美的眼里就充满了泪水。

听了奈绪美的诉苦以后，京子收留了她在自己开的斯纳库打工。时至今日，奈绪美向京子诉说她已厌倦了故乡的闭塞生活，离不开大阪的那份喧嚣了。京子十分了解奈绪美的家乡，四周全是农田和高山，连个出去玩的地方也没有。四国虽说是在日本的南方，但是因为海拔高，冬天特别寒冷，就连电视频道也只有可怜巴巴的几个。

靠着少女的那份天真烂漫和漂亮脸蛋，奈绪美很快就为京子招徕了很多客人。奈绪美也从医院的集体宿舍搬到了豪华的单身公寓。不断有客人送给她各种各样的礼物，奈绪美都有点忘乎所以了。有几次，京子善意地劝说奈绪美，“要趁着年轻攒点钱，好好设计一下未来的人生道路”，但奈绪美似乎理解不了京子的这片苦心。生活和衣服逐渐地奢侈起来，身边总是围着好几个男人。

不过，奈绪美却从来没有随便不来上班。京子拨通了奈绪美公寓的电话，然而，除了一连串的嘟嘟声，根本没有人接电话。过了五点半，京子又打了一遍电话，但还是没有人接。

（这个奈绪美，她也不想想，当初在她走投无路要回老家的时候是谁收留了她。）

对于奈绪美不请假就不来上班，这回京子真的生气了。京子的店里除了她自己，还有三个年长的女招待，奈绪美来了以后，立刻成了香饽饽，对于这，京子心里头其实有点嫉妒。这就好比做惯了家里首把交椅的婆婆，

被年轻的媳妇夺去了位子一样。

（既然没有人接电话，那就说明没在屋子里睡觉，说不定出去到哪里疯了，也说不定和某个男人进了情人旅馆。哼，不管怎样，这孩子也太不听话了。）

京子生气地把听筒一撂，决定明天奈绪美来上班的时候好好说说她。不，干脆等今晚下班后就去她的公寓教训她。

“啊，老板娘，晚上好。”

斯纳库常客尾口繁茂推门而入。他是今天的第一位客人。“噢，奈绪美今天还没有来呀？”

尾口向店内扫了一圈，然后坐在了吧台。这个尾口是专门粘着奈绪美的客人中的一个。奈绪美曾经炫耀似地戴着尾口送给她的钻石戒指。

“是啊，看样子今天要休息了。”

京子的回答含含糊糊，递给尾口一块热手巾。

（不能数落得奈绪美太厉害，免得她气头上跑到别的店去干。凭她的长相，到哪家店肯定都受欢迎。那样的话，我店里那些围着她的熟客也会被她一起带走。）

京子私下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她觉得还是不要过分责备奈绪美为好。然而，她又不能容忍奈绪美的这份任性，其他几个女招待们还都看着呢。

“休息，你是说奈绪美今天不来了？”

虽说已经是秋天了，但看样子外头也不凉快，尾口的额头上挂着汗珠。他拿起手巾擦了擦头上的汗水，然后问京子。他是冲着奈绪美来的客人，这么刨根问底也

可以理解。

“其实不知道来还是不来，到现在为止什么联系也没有。”

京子决定实话实说，她不想再替奈绪美捂着盖着。

“居然有这回事 她经常这样吗？”

尾口攥着已经皱皱巴巴的毛巾，把手胡乱地放到桌上。说不定此刻他正幻想着奈绪美躺在别的男人的床上，扭动着白得像小鲑鱼一样的妖艳肉体呢。

“不是的 这还是头一回。”

“是吗。这有点让人放心不下啊，别是出了什么事。”

尾口皱起了眉头。他的怪异表情让京子联想到了动物园里的猴子。“我觉得你不妨去奈绪美的公寓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情。”

“我也这么想呢。不过，她以前可从来没有像这样不打招呼不来上班的情况。”

“正是从来没有过 我的预感才不妙呢。”

“你可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老板娘，你不还是奈绪美的亲戚吗。她的公寓从这里走过去也花不了十几分钟，我觉得你还是过去看看的好。”

尾口眯起眼睛端详着京子的表情。“好像她住的是公寓二楼呀，现在天黑了也不凉快，她有可能开着阳台的窗户睡觉，光开着空调睡觉对身体不好的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住二楼可不让人放心啊，那点儿高度对流氓来说不是什么难事，我公司里的几个女孩子也是住二楼，有一回就让流氓爬进去了。”

尾口一个劲儿地唠叨。

（这家伙居然知道奈绪美住二楼，说不定他去过奈绪美的家了。）

京子马上在头脑里闪过这个念头。

“实在不行 我跟你一起去好了。”

尾口说完就要挪动屁股，奈绪美不在店里，他也没了待下去的意思。

“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谁让我是老板娘呢。”

京子摆摆手，拦住了尾口。

京子琢磨，最好还是不跟尾口一起去的好。如果奈绪美正好跟个男人睡在一处，京子肯定要骂她。这种场面京子不想让尾口看到。早听说尾口这个人忌妒心很强，他要在场说不定会打起架来。自己是店主人，又是亲戚，所以还是自己去为好。

京子把店托付给三个女招待，自己出门打车。

就像尾口讲的一样，奈绪美住的公寓果然不远，走路最多也就花十分钟。

（看来尾口来过这里不少回了。）

京子这样想，透过车窗，向外张望渐渐昏暗的街角。尾口就在这附近和朋友经营一家贸易公司。人已经过了30岁，但还是独身一人。虽说没有什么绯闻，但因为是独身，所以京子听说尾口向奈绪美求过婚。

（奈绪美今年才21岁，结婚的事情她肯定连想都没有想。）

京子21岁的时候也在酒吧当女招待，也是碰上一个中年男人向他求婚，对方倒是很真诚，可是京子根本没

有动过这个念头，她还想再玩几年呢。21岁的女人外表已经成熟，容易给男人已经长大成人的错觉，但实际上21岁还处在少女的延长线上呢，京子这样想。

在奈绪美公寓门口下了出租车，京子抬头向上张望奈绪美住的房间。她房间阳台的窗子还敞着呢。京子脑海里掠过尾口向她讲起的流氓爬进房间的事情。这所公寓的前面就是大马路，但这里是大阪市中心，所以深夜以后反而行人稀少，静悄悄的。尾口说的有道理，从这里往二楼架个梯子之类的东西，很容易就爬上去。所谓公寓的房间其实就是一个水泥的大盒子，隔音效果好，加上邻里之间互不来往，发生什么事情旁人也不知道。一楼虽然有看门人把门，但是奈绪美一般都是夜里两点下班回来，看门人当然早已入睡，而且还拉着窗帘。

（不过奈绪美应该不会有事的。恐怖电影里头的那些东西，都是胡编乱造的。）

京子壮了壮胆子，把胡思乱想驱赶走，然后走进了公寓的拱形门。原本想跟看门人打个招呼，但京子看到管理室里一个肥胖的女人正头朝里大嚼着薯片看电视，就决定不打招呼进去了。

京子坐上电梯直往二楼。

尽管很快上到二楼，但是京子觉得时间特别漫长。其实二楼的高度也就是离地面三米左右，对于年轻力壮的男子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障碍。

（怎么又胡思乱想了。）

京子责怪自己不冷静。但是，不见到奈绪美无恙的样子，她心里就是不踏实。

站在奈绪美房间的门口，京子按响了门铃，然而房间里一点反应也没有。京子又用手拽了拽门把手，锁得很紧。

“奈绪美，奈绪美。”

京子叫着奈绪美的名字，又用力按了两三次门铃，但是，房间里似乎一点人气都没有。阳台的落地窗大敞着，门却锁得紧紧的，要是外出的话应该把阳台上的窗户关起来。

“奈绪美，如果你在屋里就吭一声。”

京子愈发感到不安。奈绪美以前从来没有缺勤过，这反而增加了京子的不安。

京子又按了一遍门铃，还是没有反应。她赶忙奔向一楼的看门人住的房间。胖嘟嘟的女看门人 50 岁上下，此刻看电视正起劲，被京子打断后，一脸的不高兴。

“找北崎奈绪美？这个点不会外出了吧。我可经常见她天一黑就跑出去，别是去干那个的吧。”

胖女人显得有点不耐烦，眼前的京子浓妆艳抹，她居然看不出京子和奈绪美是同行，反应也真够迟钝的。

“哎呀，我是她老家德岛的亲戚，有急事找她，必须叫开门。要不然今天夜里我就回不了四国了。”

这种笨家伙是最好哄骗的，京子在斯纳库干了十年老板娘，这点小聪明还是有的。

“真是够劲呢。不过，那个女孩子仗着自己长得不错，老是瞧不起人的样子，见了面也不跟我搭腔。”

女看门人嘟嘟囔囔，拿起一大串钥匙，终于艰难地抬起了硕大的屁股。